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四九〇回 飛雲子強做解紛人 普潤僧反成和事佬

卻說雲虎舉起拳頭對著萬君召打來；君召礙于飛雲子情面，只得向左邊讓過。誰知雲虎疑惑他懼怯，接著罵道：「你這雜種，也知道你二爺厲害，還不為我滾出。難道因你讓去，俺就此無事麼？」說著，又是一拳從左邊打來，君召只得又向右邊躲去。雲虎見自己兩拳打去未中，復又一拳，對定胸口打來。君召再想讓去，已來不及，只得將腳跟在地下一頓，用了倒扳槩的架式，向後一躍，倒退了有五六尺遠近，方將這一拳讓過。

此時君召又恐他再行打來，只得向雲鶴說道：「三賢弟，親目所睹，愚兄被二哥連打三下，皆看昔日交情，未曾還手。若再爭鬥，非是愚兄無禮了。」雲虎聽了此言，更是怒不可遏，罵道：「你這無志的雜種，用這花言巧語前來哄誰？俺兄弟為你哄騙！若要他下山，休生妄想。」說著，一個蜻蜓點水，到了君召面前，便想用二指將他烏珠挖出。君召見他來得厲害，心下想道：「我為他打下三拳，也就算情理兩足，此時再不還手，只道我懼怕於他。」登時舉手答道：「雲虎！你休得猖狂，俺君召手段也不在汝之下，既然苦苦相鬥，卻就難怪小弟了。」

說著，豎起兩個指頭，用了個惡鬼敲門法，在雲虎肘關上著力的打了一下。只見雲虎臉嘴一努，那雙手如不是自己的一般，自手尖直至膀背，一路酥麻，□分難當。登時將左手收縮回來，掉轉身軀，將腰刀拔出，仍然向前爭鬥。君召見他取出兵刃，惟恐彼此皆有失誤，登時將身逃在雲鶴身後，高聲叫道：「三弟救我。」

此時飛雲子正攔普潤同雲龍兩人，忽見雲虎與君召爭鬥起來，心中格外著急。正是左右為難，見君召已到了身後。趕向普潤說道：「普師父，你知道俺大哥的性情，且請你老息怒，護庇著萬家兄長，俺與二哥說情。」說著，便將普潤向後一推，同君召站在一處。自己躡身到了前面，向雲虎道：「二哥不可動氣，小弟有言奉告：萬大哥此來，雖為那齊星樓案件，但此事實係小弟一時之誤，幹出這尷尬事來。今日萬兄長前來，也是苦苦逼我，不過想我等棄暗投明，落個好名，為江湖上朋友生色。去與不去，皆由我等做主，何必傷了和氣？且萬大哥乃是我等自幼的弟兄，千里相投，不能盡地主之情，反而送了性命，那時你談我論，我等氣量太小，將他逼死，豈不為外人恥笑？彼時雖萬口千言，也難分辯了！在小弟看來，且請二哥住手，咱們再從長計議。」說著，一面上前便將雲虎的腰刀奪下。

此時雲龍見飛雲子如此言語，也就氣平了一半，站在一旁。君召本是解人，見他兩人沒有言語，趁此便轉出來，向著雲龍道：「小弟一時失言，冒犯虎威，致勞二位兄長動怒，此時海量包涵，蒙恩容納，實為萬幸！小弟這旁有禮了。」說著，向著他兩人深深打了一躬，復向那原座坐下。

雲龍兄弟本是個直性，見他如此服禮，回思從前的交情□分親密，現在一言不合，動怒起來，反覺自己無味，只得道：「賢弟既然知過，從此還自交情，再不許談施不全這雜種了。」

君召只得唯唯答應。飛雲子連忙命人將座頭扶起，復整杯盤，重新入席，再不敢提齊星樓的事體。無如君召為這事前來，深恐飛雲子借此反悔，不肯下山，那時便誤了大事。嘴裡雖然談論，兩隻眼睛直望著雲鶴。飛雲子無奈一時不能開口，只得向雲龍問道：「大哥自那前月下山，說往隴西買賣，為何此時便爾回來？莫非遇見敵手麼？」雲龍道：「不知萬賢弟是何日到此？別後在何處棲身？何故又受施不全的驅使？」飛雲子見雲龍復行詢問，不等萬君召開口，便將他如何受施公厚恩，如何保舉，他不願為官，如何在萬家村居住，朱光祖登門奉請，如何前來訪問，遇見普潤，以及到此間請他下山的話，前前後後說了一遍。雲龍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施不全倒是個鐵面無私的好官了。但是江湖提起『施不全』三個字，無不恨如切骨，難道我輩中個個與他為仇麼？此事在愚兄看來，還須三思而行。萬賢弟雖是知己的朋友，常言道：『耳聞不如眼見。』我等總未見過這施大人是何如人，不能信一面之詞，與我綠林中朋友作對。賢弟既造下此樓，雖是為王朗所賺，也只好全始全終；若是再破樓，是自己同自己交手了，出爾反爾，豈不為人恥笑？」

如你定然前去，也覺無妨。此去山東雖不過一兩月光景，由山東到淮安，再加半月日期，來往三個月工夫，也可轉回。且待愚兄前去訪問，若果施不全是個好人，不但賢弟可去，便是愚兄也可助他一臂。」君召聽此言語，心下急道：「現在欽限在即，再等你前去回來，已早誤了大事；若再再生他故，將大人在淮安結果性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正想趁此開言，普潤早說道：「賢弟如此過慮，可知此去淮安，非旦夕的路程，等你回來再去，豈不誤了大事？即使萬賢弟所言不實，三弟在此道上面也時常來往，一路上百姓誰不知施公是個好官，難道他訪聞不實，還須你打聽麼？在愚兄看來，賢弟既不相信，自然不敢勉強，而萬賢弟到此，又不能久待。惟有一法，且請三弟同我等一齊前往；賢弟到了淮安，訪知施公是個好人，那時便命萬賢弟稟知大人，我等馳赴山東，將齊星樓破去。如若不實，仍然回家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萬君召聽了此言，不覺喜出望外，忙謝道：「還是普師父語言爽快，他日事成，定當躬謝！今日暫住一宵，明日二位兄長同三弟起身如何？至於那一幅樓圖，仍望三弟取出一觀，俾知大概。」飛雲子見他要樓圖觀看，乃道：「大哥且勿著急，如能小弟前去，還怕那座樓不破麼？但不知大哥、二哥意下如何？」雲龍道：「普師父所言也是，咱家明日便同他前往，若是所言不實，不但施不全用不上，惟恐瑯琊山又添了幾個英雄好漢了。」君召見他已經允許，也就稱謝一番，不再言語。

哪知雲虎坐在一旁，卻是一言不發。復飲了數杯悶酒，起身向普潤說道：「師父在此多飲一杯，小弟一路而來，車馬勞頓，此時實支持不住，稍時便來。」當時打了招呼，隨即向後去了。君召與普潤以為他是個真話，也就不向下問。惟有飛雲子神情慌亂，見雲虎起身走去，知他另有別的意思，趕著出席，隨後追去。到了裡面，見雲虎取出一個小小的包袱，往肩頭上一背，便是個出門的樣兒。趕緊搶上一步，向雲虎問道：「二哥，你我到淮安前去，無非為這事件，欲走同走，現在一人欲往何方？且請說明，以定行止。」雲虎道：「賢弟改邪歸正，愚兄尚有何說？這包裹乃是方才帶回的物件，你問做甚？」飛雲子見他如此，也就不便再問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